

漂逝的纸偶

ひとがた流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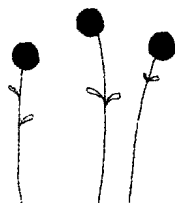
〔日〕北村薰 著 赵仲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漂逝的纸偶

〔日〕北村薰 著 赵仲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逝的纸偶/[日]北村薰著;赵仲明译.-海口:南海
出版公司,2012.7
ISBN 978-7-5442-5677-3

I.①漂… II.①北…②赵…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61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04

HITOGATA NAGASHI

© Kaoru Kitamura 200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漂逝的纸偶

[日]北村薰 著

赵仲明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朱文婷
装帧设计 蔡阳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7千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677-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樱花 /1

第二章 铃木先生 /41

第三章 路标 /83

第四章 恸哭的不动明王 /123

第五章 暴风雪 /173

第六章 波浪 /219

chapter 1

第一章 樱花

“汤姆姐。”

没几个人这样称呼千波。

“谁呀？”

“是我，我呀——”

“谁呀？不是骗子吧？”

旋即，她哈哈地笑起来。

“说起这个，我倒想起日高家的阿玲来了。”

“嗯？”

“她说她爸有啤酒肚了，裤子老往下掉，所以要换掉一直用着的皮带，买条吊带裤——”

“缺少逻辑。”她对着话筒说。

“啊，你躺着呢？”

话题又变了。

“你怎么知道？”

“听口气啊。你说完‘缺少’后停了一拍，貌似用了点力。我好像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沉重的身体躺倒在床上或者沙发上。你说‘逻辑’的时候，把脚抬起来，搁到沙发的扶手上去了。”

“被你猜着了。你个鬼灵精，在我房间里装了摄像头啦？”

千波刚躺到床上，两脚随意地搁在被子上。离床不远的地方，煤油炉的铁丝网渐渐烧红了。室内的空气还很阴冷，她把毯子的一角拉到身边，盖住肚子。

睡觉时，只要用暖气机就行了。那是千波邮购来的。广告上宣称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让房间升温”，不过确实太简单了，要花费很长时间房间才能暖和起来。所以，每次回到家，千波还是先点上过去用惯了的煤油炉，这是她反复尝试之后才拿定的主意。宽口的锅子放在煤油炉上，会冒出很自然的水蒸气。当然，也有空调加上加湿器的方法。不过，那样吹到身上的潮湿的风是人工的。她不想这么干。她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尤其是在这么小的房间里，更得小心。

千波还记得很久以前的一件事，当时她还是个二十开外、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某个冬天，当她发觉声音有些嘶哑时，已经高烧三十九度六了。如果只是轻微发烧的话，说不定还会坚持去上班，但首先要担心的是嗓子会不会变得更糟糕。太勉强自己的话，或许以后会带来更大的麻烦，那样就得不偿失了。那时，想取代她位置的人正时刻准备着呢。于是，她赶紧向单位请了两天假，硬是把感冒压下去了。

回台里上班后，男上司倒没说什么。在走廊里，千波却被比自己年长的女主播叫住了。

“石川小姐。”

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那个声音，千波至今难忘。每次在电视上见到这个人总会想，不就是个满大街都能见到的欧巴桑嘛，就像和我走在同一条小路上，手里提着超市塑料袋的那种欧巴桑，绿绿的大葱还从塑料袋里探出脑袋呢。要是在旅途中迷路时见到这种欧巴桑的话，八成能很放心地向她们问路。她们嘴上总是挂着微笑，有求必应地为你热情指点。

可是，现在是在台里，在一个房门紧挨着另一个的长长走廊上，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尽管欧巴桑并没有拉长脸，只是很普通的表情。不过，对于已经习惯了她在电视上和蔼可亲的笑容的千波来说，眼前这种普通的表情真是非常陌生。说不定在那些做生意的人家，笑容可掬的老板娘一背过脸去就是这副尊容。

她脸上不带半点笑容，从嘴里简明扼要地吐出一句话：

“你是有正式节目的人，如果那么爱感冒，就没资格做主持人。”

就算是写文章，也总该有个前言或者后记吧。千波没想到，劈头而来的竟是这么一句话。

老掉牙的说教！缺乏才情的剧作家在电视剧的这类场面中，经常安排前辈对后辈说这种台词。

这件事发生在千波被提拔为早间新闻主持人之前，那时她差不多二十五岁。那一年，年轻的布宁^①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冠军——尽管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说他弹奏的肖邦像哥萨克舞曲。他在日本的公演宛如盛大的典礼，如果能抽出空来，自己也

①布宁，Станислав Бунин (1966-)，俄罗斯钢琴家。

想去听一次，千波想。现在回头想想，自以为已经十二分成熟了，实际上还真是青涩不堪。

当然，那时她只能回答：“明白了。”

千波僵立在那里。不过，她也没有“讨厌的欧巴桑”想的那么不堪一击。心情自然会不爽快，至今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团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屈辱的感觉和尚未退去的高烧交织在一起，在体内升腾。

在学校里，学生不会因为生病挨老师骂，相反还会受到关心。如果有老师多嘴，学生一定会顶回去：“你难道不生病吗？”

身着淡紫色连衣裙的前辈已经走到了长廊尽头。还好，当时没有人打开办公室的门，也没人在走廊上经过。白色的走廊看上去像科幻片里的镜头一样。

假如自己是学生，而对方是老师的话，千波大概会觉得这样的指责十分不合情理。也许她还会回敬一句：“你怎么知道是我自己不小心才生病的呢？”

但是，那时可不同，不像现在有很多女主播。当时“女主播”这个词还没出现。大家对“前辈”都非常尊重，对那些跑在自己前头的人充满敬意。自己和学生不同，无论有什么理由，只要请假休息就会完蛋。这一点千波是清楚的，因为她是个职业女性。

过了一段时间，当心情平静下来，千波反而感动了：谁都会生病，尽管如此，她还能毫不留情地说出这种话，真是了不起。

如今，千波也成了一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她经常教训年轻人，唠叨得叫人厌烦。不过，她没法说出和前辈同样的话。如果说了那种话，哪天自己要是生病住院，岂不是抽自己耳光吗？

教训别人时还要事先算计好，说明自己底气不足。有魄力的人也会得到被教训的人的尊重。所幸这二十年来，没有因病请过一次假。到了现在，躺在床上的千波也绝不在冷飕飕的空气中打盹。

当然，也因为 she 眼下本来就是在接电话，不可能睡着。

“接下来呢？”

“什么？”牧子反问。

千波问：“‘阿玲’和‘骗子’有什么关系？”

电话那一头是水泽牧子，她和千波自小学起就是同学，尤其在初中和高中时，两人关系好到每天都一起去学校，所以到了这个年龄，她们还会不由自主地用过去的语气说话。在牧子跟前，千波的语气还能粗鲁得像个男人那样。这让她很放松，就像在自家餐厅里经常放肆地伸长两条腿一样。

2

“阿玲”是两人的朋友日高美美的女儿，阿玲很小的时候，千波和牧子就认识她了。日子过得飞快，现在阿玲已经成了大学生。听说她最近热衷摄影，总是拿着照相机到处拍。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长大而感叹，这是千波常干的事。牧子也有孩子。自家每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孩子，还有年长两岁的“阿玲”，不管他们长到多大年纪，牧子都不会奇怪。“马上要上高中了”，“就要上大学了”……如此这般，就像看一部冗长的电影预告片。

千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忙的时候，有时连住在附近的

牧子半年里都见不上一面，也不打一个电话。过一段时间，见到朋友的孩子，这才想起来岁月在无情地流逝。

千波刚想到大学生阿玲，便发现已经有东西悄悄地爬上来了。

“喂！”

“干什么？”

“好重啊，你。”

“银次郎。”

银次郎是千波养的猫，不知不觉中它也长成猫大叔了。银次郎喜欢爬高，冬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衣橱上，那上面铺了一张给猫用的电热毯。不躺在带被炉的小桌底下，说明它是现代的猫。每天千波一进家门，它都像能感应到一样，跑到门口来迎接，这让她很兴奋。

“回来晚啦！”

它像个父亲似的露出一脸不快，接着又回到固定的位置上。它不是要待在高处观望什么，而是想重新入睡。房间不变暖和，它是不会下来的。觉得差不多该下去了，它便会跑到千波身边。

银次郎的前脚踩着千波的侧腹，爬到她身上来了。要是银次郎整个儿趴上来的话还能承受，问题是它在用脚踩，那可受不了。它踩上来时非常重，就像一张椅子放到身上。先是一条腿放了上来，接着是第二条腿、第三条腿。随后，它将胸口贴上千波的胸口，哧溜一滑，两个身体贴在了一起。它的脸在千波的下巴上蹭来蹭去，但那不是在表达爱意，而是表示“快给我挠痒痒吧”。千波换成左手握住电话子机，右手挠着银次郎的脸。

牧子接着说：“想起来了。阿玲的老爸——”

“说要换成吊带裤？”千波说。

日高家的男主人叫日高类，光听名字很难判断这人是男是女。千波和日高全家都有了来往之后，时不时听他们说起一些家事。

“类”这个有点奇怪的名字据说是他父亲起的，取自于法国的“路易”。^①这样说来，倒让人想起法国的王族。的确，路易王族世代相传，由于很难区分这一位和那一位的名字，也有人用“××王”的绰号来称呼他们。

最有名的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其他国王也有绰号，其中不乏圣王、懒王、吵架王这样的称呼。要是能知道他们的模样就好了——脑子里转着这种念头的千波，休息日成了懒王，在公司有时也是个吵架王。

小美解释她老公的名字时，不是用日高家的故事，而是用路易家的故事来开场。其实她已经年过四十，不再是“小美”了，可三人之间还在用年轻时候的称呼，叫千波“汤姆姐”，叫牧子“牧子”。如果是关西人的话，大概就会寻思寻思，最后的这个“牧子”怎么给人不起眼的感觉，连个绰号都没有。

为什么千波是“姐”，而美美却是“小美”呢？大概是因为美美的名字是“美”×2，所以只好自叹不如，奉上一个爱称“小美”。当然，这不能怨她本人。

先不管“美”×2怎样，总之，结婚×2是由她本人的意志决定的。千波连什么味儿都还没尝过的果子，她已经尝了两遍。她离婚的时候，千波听说了很多让人生气的事，差点把拳头捏碎了。

^①“类”和“路易”在日语中的发音相同。

两个素昧平生的男女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本来就够吓人的，这是千波从小时候起就有的想法。使得这种想法变得更强烈的，说不定就是小美离婚引发的骚动。真得对她说声“谢谢”。

“谢谢”之所以要打上引号也自有道理。离婚后不久，美美又结婚了，现在这个丈夫可说是让人不忍放弃。

他是个摄影师。说到日高类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不过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他却是得心应手。就连某位闻名世界的日本设计师也非常看好他，不肯放手，说如果问他想和谁一起工作，那非日高类莫属。名声在外的主要是那位设计师，他们是作为搭档出色地完成工作的。

3

如果展示一下日高类的作品，肯定会有很多人说：

“啊，在哪儿见过这张照片。”

人们在很多媒体上看到过他的作品，并会很自然地加上一句“真漂亮”。他的摄影作品让人赏心悦目。在广告圈里，没有人不知道他，所以收入颇丰。

但是，不能以收入高低来判断男人的优劣。有钱总比没有强。不过光顾着赚钱的男人也很讨厌，这也没办法。但日高类属于在各方面都很会照顾人的类型，对美美更是体贴入微。要问到了什么程度，比如下雨天和美美共撑一把伞的话，他左半边身子一定被淋得湿透。不是右半边淋到雨，因为他总是挨着行车道走。

日高类这个名字，其实不是来源于王族，而是老电影中名叫路易·茹韦的法国名演员。日高类的父亲也是摄影师，主要为女性杂志拍服饰写真，据说以高超的技术和表现力著称。他还对拍摄动态人物十分感兴趣。在热爱电影的少年时代，他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横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喜欢上的不是妖艳的女星，而是路易·茹韦。

那好像是个低调沉稳的配角，日高类说。听说父亲坐在一片漆黑的电影院中就已经想好了，假如日后生的是男孩，就起名“类”或者“十兵卫”。

“还行，物以类聚嘛。会讨人喜欢吧。”他似乎是笑着说这番话的。虽然严重曲解了成语的意思，也算不上让人高兴的解释，不过，他倒是挺善解人意地说：“总比十兵卫来得好听吧。”

这个日高类，要穿吊带裤吗？

“阿玲说父亲站在她面前，要她发表意见。”

“啊，要听年轻姑娘的高见啊。”

时常听美美说起家里的事。父女俩的感情一直很好。阿玲的母亲美美还透露说，父女俩的谈话就像说相声一样有意思。

“日高类先生用大拇指钩起挂在肩上的两根吊带，摆出一副‘怎么样’的姿势。阿玲一看，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像‘骗子手’^①。”

千波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刚想继续追问，又被打断了。

“阿玲又说，要不是骗子手的话——”

“嗯？”

①“骗子手”是日语中的老式说法，意为骗子。

“那就是‘过气的手品师’^①。”

千波好像看到了日高类穿着吊带裤耸肩缩背的样子。像个骗子手，要不就是过气的手品师。

“阿玲说话真有意思。”

“过去不也有这种事吗？你还记得睡衣的事吧？”

“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十年前的事呀。”

“你还记得挺牢。”

“过去的事才记得住呢。那时阿玲刚上小学，日高类先生穿了件新的睡衣在阿玲跟前炫耀：‘不错吧，不错吧。’阿玲却说：‘对我来说太一般了。’一盆冷水当头浇了下去。”

“哈哈。”

“日高类先生说：‘作为买睡衣的回礼，给你妈买了条新毯子。’你还记得阿玲是怎么说的吗？嗯……说什么来着？礼……什么？对了，她说‘礼尚往来’。”

“不像孩子说的话，这种成语竟然都能脱口而出。现在没人用‘骗子手’这种词了吧。”

“还是看个人习惯吧。最近在车站的留言板上看到写着‘详情悉知’。是个年轻人的字，名字下面还画了一颗心，不会错的。”

“要是大叔大婶辈的，不会画那种东西吧。应该是学生。”

“想不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词，欣慰欣慰。‘手品师’的说法不也早就改成‘魔术师’了吗。”

^① “手品师”是日语中的老式说法，意为魔术师。

“就像‘葡萄酒’成了‘红酒’一样。”千波补充道。

牧子接着说：“如果把‘过气的’加在前头，放在‘手品师’前面是最合适的了。说起来让人有种凄凉之感。”

“是啊。‘骗子手’也是这样。如果说像‘骗子’，他爸爸一定不高兴吧。但叫他‘骗子手’的话，倒还觉得挺好玩的。”

“是啊……”牧子想了一下说，“把‘骗子手’的字头拿掉就成‘天使’了呢。^①”

千波摸着银次郎贴在胸口的脑袋，银次郎渐渐睡眼惺忪起来，一脸天真无邪。天使有没有体重呢？银次郎不轻倒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样让它睡着了，自己可要受罪了。

“等等，我把银次郎放下去。”

被千波弄醒的猫天使懒洋洋地向下滑去，身体一转，哧溜一下从床上落到了榻榻米上。

这是一栋很小的老式独幢楼房，也不是木地板。千波在母亲卧床不起的时候，放进了一张简易床。虽然垫上了小橡皮垫，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床脚已经深陷到榻榻米中了。

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

千波之所以留在这里生活，是因为她自有考虑。而且，她的身体也早已习惯了每天从这里出发去上班。

这里是埼玉县的郊区，孩提时代只留给她一个离汽车站很远、

① “骗子手”的日语发音，去掉前一音节后与“天使”相同。